

公孙梦 著

佛心魅影  
(下)

蓝天出版社

## 第二十四回 初会独眼魔

匡老道：“莫非找错了地方？”

光灿一指石上，道：

“不会错的。”忽然惊道：“这儿有血迹呢。”

匡老道：“糟！莫非有人来过此地？”

光灿便轻声唤道：

“赵老前辈，赵老前辈，你在何处？是我，光灿，给你老带药来了。”

四处寂寂，无人答应。

匡老道：“四下里搜索，他已负重伤，能走多远呢？”

五人便在巨石附近，慢慢寻找。

光灿运功倾听，被其余四人呼吸声所扰，无法分辨其他声音，便运功于目，在石缝中、大石后仔细搜索。

飞燕走的是侧方，出了七八丈，就见一块巨石下坐着一人。

她立即运功戒备，问道：

“你是什么人？”

其余四人听到，连忙向她走来。

那人不吭声，只是原式坐着不动。

光灿走了过去，惊道：

“呀呀，赵前辈在这里呀！”

四人慌忙近前，光灿已将他平放在地上。

只见赵子斌天灵盖已碎，面目全非，若不是从衣着上辨别，真不知是何人呢！

光灿道：“他已被人害死，此人就在附近，大家小心了！”

突然，一声怪笑，犹如夜枭嚎叫。四周漆黑，怪石峥嵘，平添了一阵恐惧，把五人全惊呆了。

陡然而起的怪笑声，震得谷底轰鸣，犹如乱石从山崖陡壁间滚滚而下，声势惊人。

好精深的内功！五人都呆了。

福侠匡信德忙道：

“此乃‘摄魂魔笑功’，快运功抵御，迟则骨酥体软，功力尽失！”

他是费了好大的力，才说出这么一句话的。

由于说话分神，他已经被笑声震得跌坐在地，赶紧收摄心神，才没有被魔笑制住。

费礼书、王永福运功已晚，被笑声震得魂魄皆散，骨酥体软，瘫倒在地。

谢飞燕闻听笑声一起，心魂飘散，便知不妙，急急运起无相神功，抵住了魔笑。

光灿不知为什么，居然也和费礼书、王永福一样，

四仰八叉躺在地上。

飞燕十分着急，可又不能去救他们。

心中一有牵挂，免不了分神，魔笑又趁隙而入，直震得她心惊肉跳，扰乱了心神，失去了定力，渐渐骨头酥软，头一晕，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五人倒了四人，只剩匡老一人顶着。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光灿功力深厚，飞燕也是武艺高强，两人何以如此不济居然就这么倒下了。

杂念一生，魔笑乘隙而入，笑声仿佛钻入到耳里、心里，直搅得他气血浮动，哪里还能定得下心来。

他是第二次为魔笑所乘，由于心系四小，神志已被扰乱，只觉得笑声越来越响，响得整个山谷间，不对，仿佛天下再没有了别的声音，只有这一种令人心惊胆战、骨酥体软的魔笑，他终于收摄不了心神，渐渐也瘫软在地，失去知觉。

五人全都躺倒之后，笑声倏然停息。

一个黑影从五丈外的一堵巨石后跳了出来，厉声喝道：

“你们还不快出来，把人绑了！”

离他二十丈外的石岩后，接连跳出七八个黑影，三个起落便到了匡老五人躺着的地方，将他们五人捆了个结实。

“祖师爷，人已用鮫皮筋捆好，提回洞吗？”为首之人躬身请示。

“自然是捉回洞了，要不，捉他们干什么？”祖师爷回答。

几个人将光灿等五人提起，径自向来处走去，就在二十来丈外的石壁下，有一个深深的洞穴。

顺洞穴往里走，渐渐上坡，拐了几道弯，将他们五人扔在一间石室内，锁上铁栅门，扬长而去。

这间石室颇大，关他百十人不在话下，一股股臭味扑地而起，令人恶心想吐。

匡信德等五人受魔功所制，昏厥只是暂时，盪茶时间也就恢复了过来。

最先醒过来的是匡老，稍后的是飞燕、王永福，费礼书也已醒来。

光灿没有动静，不知他怎么了。

匡老道：“你们都醒了吗？”

飞燕道：“噢，这是什么地方？”

王永福道：“我们被捆绑起来，自然只会在人家的囚狱中了。”

费礼书道：“不好，周身力气全无，这魔笑功当真厉害！”

飞燕道：“我只是分了神，要不，只怕奈何不了我！”

匡老道：“老朽也是分了神，才被魔功乘隙而入。唉，想不到今日竟会在此遇到独眼魔公仲昌！”

王永福惊道：

“是独眼魔？老天，这条命是保不住的了！”

飞燕突然记起光灿，怎么没一点声音？

她急了，唤道：“灿哥，灿哥，你怎么了？还没醒过来吗？”

黑暗中只听光灿若无其事地道：“燕妹，我早醒了。”

飞燕埋怨道：“你真吓死人了，怎么魔笑一起，你就晕了呢？哪会如此不济呀！”

光灿道：“我是装晕的。”

“哎呀，都怨你，你一跌倒，分了我的神，才……”

王永福道：“啊呀，光大侠，这一装晕不是糟糕了吗？现在如何脱身哪！”

光灿道：“不装晕，如何探知他们的秘密？那位赵前辈不是白死了吗？”

壁脚突然有个嘶哑疲软的声音道：“喂，你说的赵前辈是谁？”

五人凝目看去，只见壁脚一方，有个黑影斜靠在石壁上。

光灿道：“我说的是赵子斌前辈，你是谁？怎么被关在这里？”

那人长叹一声：

“大哥、大哥，你就这么去了吗？唉，我好恨、好恨哪！”

光灿又问：“你也是斗方三老之一吗？”

那人咬牙道：

“只要我包季龙不死，誓报此仇！”

谢飞燕道：“哟，包前辈，还要不要抓我去换‘上清灵宝心法’呀？”

包季龙一惊：“你是谢姑娘？”

“不错，我正是谢飞燕！”

“对不住，姑娘，老夫十分惭愧，害人反害己，悔之莫及！”

光灿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包季龙道：“琅琊山腰的洞中，是神龙教的分坛。”

费礼书道：“光兄，先设法脱身，其他事以后再说吧。”

光灿道：“脱身容易。”

他几个翻滚，已到飞燕跟前。

“燕妹，短剑在吗？”

“在。”

“愚兄借用一下。”

“我没法子拿。”

光灿倒转身，靠在谢飞燕背上，摸索着从她腰间取出金龙短剑，先把她的鲛皮筋索割断，再把宝剑交给她。

谢飞燕功力未复，咬牙用力，才把光灿的绳索割断。

光灿一跃而起，道：“燕妹，速速运功。”

他依次将各人绳索割断，然后再到壁脚，去瞧包季龙。

包季龙道：“你救不了我，手上脚上全是铁链子……”

“铮”一声，光灿将他脚上的链子砍断。

包季龙又惊又喜，大叫道：“啊哟，天救我也！”

飞燕道：“怎么天救你，没有我的宝剑，你怎脱身？”

包季龙道：“是是，老夫一时高兴，说走了嘴，谢姑娘莫怪。”

光灿笑道：“别动，手上链子还没断呢，且慢高兴。”

他又用短剑替他斩断手上链子，道：

“身上有伤吗？”

包季龙叹道：“当了阶下囚，哪能不带伤？不过老夫尚能行走。”

匡信德问：“你熟悉路吗？”

“熟悉熟悉，老夫带路。”

光灿又问：“大家功力都恢复了吗？”

众人都已恢复，主张快走。

光灿运功于臂，挥起短剑，“呛啷呛啷”一阵响，将铁栅削断了五六根，带头出了狱室，又让包季龙走在他旁边。

包季龙道：“前面有石阶，石阶上有个洞室，那里

有汉阳四虎把守。”

光灿道：“又是老相识，走吧。”

沿着洞道走出四五丈，迎面是石阶，大约有十几级。

上到最高一级，果见有间洞室，里面微微闪着光亮。

包季龙一指室内，示意光灿进去。

光灿一闪身来到洞口，朝里一望，只见汉阳四虎东倒西歪，坐在地上打瞌睡。

光灿不想伤他们性命，抬手一弹，以弹指神通功夫点了四个睡穴，让他们痛痛快快睡上一阵子。

穿过这间洞室，只见有三条岔道。

包季龙指指左边通道，大家鱼贯走去。

七弯八绕，走了一盏茶时分，终来到洞外，时正晨曦刚露，已是黎明时分。

这里是半山，包季龙指着一条崎岖小道：“沿这条路往下走，可以出山。”

他们顺坡而下，刚走了二十来丈远，却见三人堵截在小路上。

这三人中一人是熟人，此人正是斗方三老之一的裘时荣。

中间的那位，是个身材高大的秃头老人，只有一只眼睁着。

右边的是个中年道士，蓄着一小撮鼠须，正是那夜被光灿救出的广元真人。

这一发现，使光灿等五人大吃一惊。

裘时荣一见众人，脸上现出惊奇之色：“啊哟，包三弟，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

包季龙气得浑身颤抖，嘶声大叫道：

“谁是你三弟？你这个出卖朋友的无耻之徒，还有脸站在人前说话。赵大哥纵然死了，只怕也饶不了你这欺师灭祖的畜牲！”

裘时荣脸色一变，道：

“包季龙，你和赵子斌不识时务，怪不得谁来？我本一直替你在祖师爷面前求情，你方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哪知你非但不感恩，反而翻脸不认人。”

光灿道：“喂，广元道长，你不是逃走了吗？怎么……”

广元不等他说完，道：

“你岂知天下武林的变化，贫道已愿投入神龙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谢飞燕斥道：

“你不是我大伯，是个欺世盗名的无耻之徒！道道地地的假货！”

广元冷笑道：

“假货又怎么的？其中奥秘，你永远也猜不透！”

众人仔细瞧他，的确是那夜落在慕容公子手中被光

灿救出的广元真人。

裘时荣接嘴喝道：

“你等见了本派祖师爷，还想逃得出琅琊山吗？快快下跪，听候发落。否则，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匡信德道：“独眼魔，让路，昨日你趁人不备，施出‘慑魂魔笑’，这算什么好汉？现在你再施施看，有谁怕了你？”

公仲昌不理不睬，把手一抬。

裘时荣道：“好个不知死活的老儿，你胆大包天，竟敢出言不逊……”

匡信德断喝道：

“住口！你卖友求荣，不仁不义，实是江湖败类，今日容你不得！”

广元道人冷笑道：

“老儿，休要张狂，待道爷来超度你！”

话声一停，抽出背上长剑，就要动手。

王永福小声道：

“各位，独眼魔名头太大，冲过去吧。”

匡信德道：“须防对方人多，事不宜迟，一起上前动手！”

费礼书一挺长剑，飞身而上，与广元动起手来，飞燕抽出金龙宝剑，娇叱一声，直奔裘时荣。匡信德、光灿直扑独眼魔。

独眼魔怒吼一声，从腰间抽出鬼头刀，泼风也似掠

起一片刀光，朝光灿、匡信德劈倒。

匡信德从腰间抽出一只铁尺，向砍来的刀身一点，便将鬼头刀挡了回去。

光灿抽出短刀，刀尖眨眼间已到独眼魔肋下，惊得他一个“怪蟒翻身”，避过短刀。

没等他鬼头刀还招，光灿第二刀又到了他的脊背，慌得他陡地跃起一丈，蹿到了一株树上，避开了匡信德和光灿的前后夹攻。

光灿心想，这独眼魔空具威名，是个浪得虚名之辈，未免高估了他。

匡信德也在想，独眼魔凶名昭著，令人闻名丧胆，今日一个照面，原来不过如此！

这时，独眼魔已从树上跃下，鬼头刀舞起一片白光，向匡信德罩来。

匡信德一挺铁尺，左手把右手一拍，分开时，左手又握了一根铁尺，双尺不离，身前舞起两团花，迎着刀光冲去。

他的铁尺是鸳鸯尺，既可合并成单尺，又可一分为二成双尺，专打对方要害。

光灿没有再动手，去瞧飞燕他们。

谢飞燕与裘时荣正打得激烈。

裘时荣使一把九环刀，刀上铁环呛啷啷响个不停。

九环刀刀厚，又沉又重，谢飞燕一时不能削断了它。

另一边费礼书与广元老道，两把长剑上下飞舞，还难看出孰优孰劣。

光灿忽然心里一动，退后了几步，与包季龙并肩站在一起。

王永福则抽出了直杆莲花，站在包季龙另一侧。

光灿刚刚站定，忽听身后一阵狂笑，声如夜枭号鸣，那令人心悸的“慑魂魔笑”又突然响彻山林。

就在这瞬间，光灿左手急搭包季龙气海穴，注入一股真力，方使他未能跌倒。

场中动手诸人，也立即停下，各自站在一边运功相抗。

这真是突如其来，防不胜防。

笑声时高时低，像怒号的山风，又像喧嚣的海啸，震得山林中的飞鸟纷纷坠落。

光灿冷眼看己方六人，除自己、匡老、飞燕外，其余三人已是汗流满面。

若再这样下去，势必有人受伤。

他瞅准了方向，突然间施出迷踪遁影，朝身后一株苍天大树上掠去。

人未到，在半空边弹三指，三股疾风向树干上坐着的一个矮小秃头老翁击去。

秃头老翁大袖一拂，卷起一股罡风，将击来的三道疾风扫走，接着再一挥，发出一投罡风，直击已临近树叉的光灿。

光灿立即挥出一掌，掌风与罡风相撞，一声砰然大震，光灿脚未能落在树上，一个身子往下掉，而秃头老人也被维摩大乘内功反震得身子往后一仰，差点掉下树来，幸亏他及时两手一分，抓住了树叶。

这一来，他的笑声不能不停止了。

光灿怕他笑声再起，脚还未落地，左脚尖往右腿背上一点，人如白鹤升空，又蹿了上去，连连弹出五指，攻向秃头老人。

那老人满脸惊怒之色，但身子并未离开原坐之地，大袖一拂，又是一股强大的罡风击出，将光灿的“弹指神通”破去。

光灿第二次又往下掉，他顺手扯下一把枝叶，一抖手打出，叶片像几十把飞刀，“呼呼”飞向秃头老儿。

秃头老儿也顺手扯下一把叶片打出，叶片对叶片，轰然声中片片叶落。

魔笑一停，飞燕等人放下心来，齐把目光对准了光灿。

光灿几次上树不成，未能将老儿逼下树来，盛怒之下，双臂一振，人突然拔高四丈，落到了树梢上面。

这一下，高低之势已移，光灿翻到了秃头老儿的上面。

此时匡信德左手握尺，右手一伸一屈，身子突然从地上弹起，向秃头老者扑去。与此同时，光灿从上往下，推出两掌。

秃头老儿上下不能兼顾，只好双肩一晃，施出千斤坠，一个身子已立在地上。

光灿不让他有空施展魔笑，接着跃下地来，双掌一错，攻了上去。

匡信德喝道：“你们快走，冲下山去！”

喝声中他再一次腾起，攻向秃头老儿。

这老儿也是个瞎眼，瞎的是右眼，而那身材高大的秃头老儿，瞎的却是左眼。

他们两个老儿，谁才真正是独眼魔？

光灿却心中雪亮，坐在树叉上的矮老儿，才是真正的独眼魔，功力之深厚，非他目前的功力所能比。

他见匡老又攻了上去，赶紧从另一侧以迷踪遁影功夫，扑向独眼魔，试图扰乱他的定力，令他不能专心致志对付匡老。

然而独眼魔毕竟就是独眼魔。光灿的迷踪遁影在别人是难以捉摸，而独眼魔虽然只有一只眼，却胜似别人的两只眼，不论光灿蹿到他身后哪一侧，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马上打出劈空掌，把光灿逼退。

匡信德冲上来后，已向老魔攻出八招，被老魔轻而易举化解。

匡老这才明白，独眼魔果然不凡。

光灿闪前闪后，不时以弹指神通攻击独眼魔，并夹以迷踪掌法，双掌泼风也似往老魔身上招呼。

匡老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双掌上下翻飞，掌风凌

厉，招招往老魔身上要害招呼。

独眼魔虽然功臻化境，但匡信德与光灿是何等人物，两人倾全力进招，独眼魔在五十招后便落了下风。

另一边裘时荣、秃头大个老儿、广元真人三人，与谢飞燕、费礼书、王永福斗在一起。

谢飞燕在斗到六十合时，将裘时荣的九环刀断为两截，并乘机攻向广元真人，将他的长剑断成两段，两人惊得后退两丈，闪出一条通道。

谢飞燕娇喝一声：

“快走！”当先冲了出去。

王永福莲花杆往腰上一插，背起包季龙，在费礼书的掩护下，跟着飞燕冲出。

这边独眼魔又气又怒，心头阵阵火起，躁乱中更加被光灿、匡老打的手忙脚乱。

他心知遇上了劲敌，如此打下去只有自己吃亏，于是狂吼一声，猛力甩出两袖，把匡老光灿逼退。

匡老以传音入密对光灿叫道：

“走！”

顿饭功夫，六人已到了山脚，后面没有追兵也不敢停留，一口气回到了城里。

在悦宾老店替包季龙要了一间房，从人叫小二把饭端进屋里来吃，吃完后精神稍振。

光灿把赵子斌对他讲的说了一遍，赵子斌来不及说完的，请包季龙接着说。

原来，善德和尚威逼利诱，要斗方三老入派。赵老大包老三不愿，裘老二却有些动心。

裘老二问：“若我们三人入派，可以委个什么职司？”

善德和尚笑道：

“掌门之下，显赫职位极多，三位想想看，黑道高手尽数投于派中，光向各地派遣分舵主，就不知要多少人，三人入派后，还愁不领重任吗？”

裘老二又问：

“老兄现居何职？”

“贫僧现居琅琊山分舵主。”

“噢，琅琊寺之方丈又居何职？”

“错了，琅琊寺方丈及众僧并不会武功，贫僧率几位弟兄入寺，不过作个幌子，全力经营分舵罢了。”

包老三忍不住了：

“老夫不想入派，总不能强迫吧？”

善德和尚并不动火，笑道：

“包施主，三位已知我派许多秘密，这不入派，恐怕不好。”

包老三瞪眼道：

“你欲如何？”

善德和尚道：

“贫僧不难说话，只怕祖师爷公仲老前辈不允。”